

南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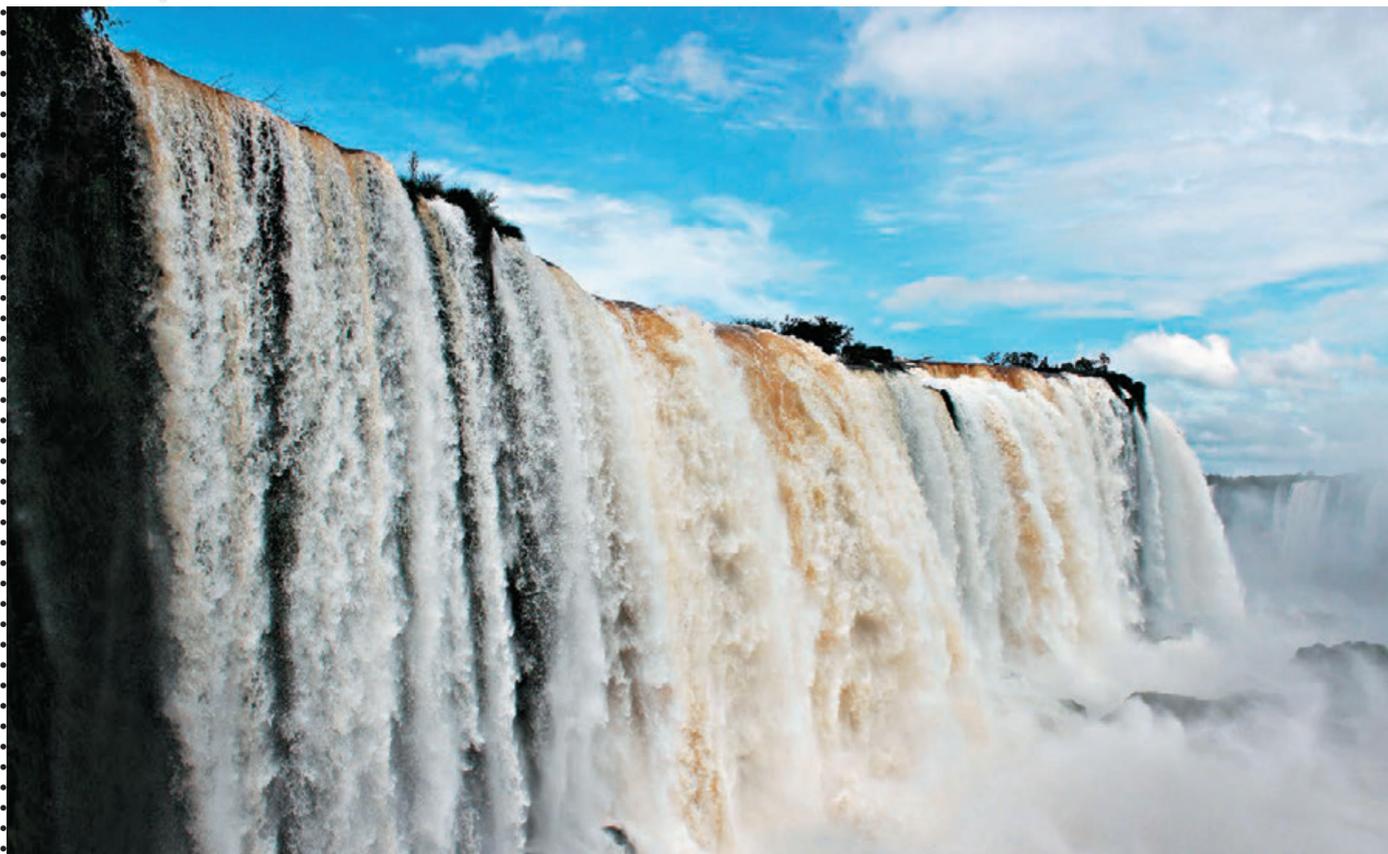
在世界尽头看见希望



▲孤独灯塔迎接来往旅人

人的一生有两种状态，一种是在“旅行中”，另外一种，是做“旅者”。很多人终其一生没有去过太多地方，却一直是浪荡漂泊的旅者，而有的人，则一直带着观望的心态，从自己心灵的归属地出发，去别处找寻另一种拥有和忘记。

判答文、图



▲伊瓜苏瀑布巴西方向的魔鬼咽喉

不论是哪一种，如果能够走到世界尽头，也许都是全新的意义。这个目的地本身就带着无穷的磁力和神秘，当足迹行至地球的另一端，在南美大陆上眺望南极，看着不一样的风景荡气回肠，会突然惊觉，原来离开只是为了更好回来，所谓的天各一方，也不过是换个地方，来到身旁。

乌斯怀亚的孤独灯塔

从没想到有一天自己真的能来到乌斯怀亚，这个听起来有点文艺有点陌生的城市，是阿根廷南部火地岛的首府，西侧接壤智利，也是世界上离南极最近的地方。很多人抱着邂逅南极的梦想，从这个世界上最南端的城市出发，跨过德雷克海峡，行经八百公里即可抵达。几乎是转瞬间，曾经遥远而缥缈的梦，就变得近在眼前了。

乌斯怀亚，在当地土著语中的意思是“美丽的海湾”。缘起跟澳洲相似，最初都是收容罪犯的地方。一八九三年设城，这里三面环山、一面邻水，常住人口七万有余。特殊的地理位置让它沐浴在得天独厚的风景当中，海湾里飘过来的风舒适柔和，天空时时刻刻蓝得惊艳。让人不由得感慨，当初的流放之地，竟然成了今时今日最耀眼的一粒明珠。

乌斯怀亚没有高楼大厦，没有夜色霓虹，目之所及都是简朴、纯粹的景象。人们享受着仿佛世外桃源一般的环境，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，在现代社会的喧嚣中，这里有一种不落凡尘的样子。街边小店鳞次栉比，猛然看过去却好像都在静止。而让这里名声大

▲乌斯怀亚灯塔在水中央，孤独却无畏



噪的，除了世界上最美的日出，还有那曾在无数文艺作品中出现的一座灯塔。

法国科幻小说家Julio Verne在一九〇五年出版了海盜传奇小说《世界尽头的灯塔》，但在东方人心中，谁也不能忘记张国荣和梁朝伟出演的那部电影《春光乍泄》。小张说：“一九九七年一月，我终于来到世界尽头，这里是美洲大陆南面的最后一个灯塔，再过去就是南极。我答应阿辉把他的不开心留在这里，留在世界尽头。”面朝着乌斯怀亚的灯塔，小张终于听到了最动人的海的声音，也明白了所有的纠结和痛苦，都不如干净的一个转身来得潇洒。

带着一股伤感的气息，这个红白相间的灯塔成了关乎爱情、关乎希望的终极之地，让人不管走多远，都想来到它身边。其实到了南美，路途就不遥远。从乌斯怀亚出发，坐船很快就能到达，如果是邮轮航行则更有利于看清全貌。当年作为大西洋和太平洋联结的通道，因为夜航极度危险，所以才在水中央设立了这样一个标志。它静静地站在凸起的石堆当中，孑然一身，明明毫不高大和华丽，却无所畏惧，无所依托。呼啸的风从山丘里吹来，前后左右都是茫茫大海。这样的景象只有经过的时候才会屏住呼吸，就好像从来没有一个实物，能如此具体地诠释固执和孤独，但也只有直面自己的孤独，才可以对未来没有辜负。

合恩角一个人一座岛

如果说乌斯怀亚是包容的温柔的，那么距离它并不遥远的合恩角，则是凶狠冷酷的，甚至因为风浪大、地势险要被称作“魔鬼角”。

如果把南美洲的大陆比作一只倒立的鸡腿，那么合恩角正是下方的“关节”所在。它隶属智利境内，已经身处次南极区域，是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分界线，也是世界五大海角（合恩角、好望角、露纹角、塔斯曼尼亚东南角、斯地沃尔特西南角）之一。

在航海技术还不发达的四百年前，这里是全世界最险要的航道。无奈的是，在巴拿马运河还没有开通启用之前，它还是海上运输的必经之路。地处两大洋的纵深地带、冷暖气流交汇处，终年波涛汹涌、气候寒冷、大雾冰雹和强风不断，让所有的航海者都胆战心惊，堪称胆识和魄力的一道“鬼门关”。据统计，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中叶，有超过五百余艘远洋船只在这里沉没，超过二万余名海员丧生，因此也号称“海员坟场”，是让航海家血脉偾张的按钮，也是荣耀和征服的一种象征。

即便是航海技术极为发达的今天，合恩角的存在仍旧让人望而生畏。笔者乘坐邮轮来到此地，

早就被告知天气情况不可预测，每年三百六十五天里，几乎95%的天气是暴风骤雨，即使是近在眼前，也不知道一个小时后将会发生什么。幸运的是，我看到了魔鬼身上最“天使”的那副面孔，迎着第一缕日出，三个小时的航行几乎风平浪静。远远看着岬角上的信天翁纪念碑，两块铁板切割后形成了翱翔的信天翁形状，为了纪念过去葬身于此的航海员，守护他们不死的灵魂。

传说最浪漫的事，就是这处岬角上只有一名守护者：一位智利的海军军官和他的家人，那军官要工作整整一年才可以换岗。一个人对着一座岛，没有网络，没有商业化，静静地迎接着从世界各处大胆走来的人们，跟你讲述一个在流动的时间里，早已经凝固的故事。但对聆听者来说，在这里，任何人都能抓住时间的脚步，不问来处。一旦停留，就是永恒。

伊瓜苏瀑布生生不息
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阿根廷有这样一种说法：失恋者要去火地岛疗伤，而热恋中人们最向往的，则是伊瓜苏大瀑布。二十一年前，在《春光乍泄》的大银幕上，何宝荣床头的灯一直是黎耀辉心中的光；二十一年后的今天，看着他们心心念念却最终错过的伊瓜苏瀑布，那生生不息的奔流中，也许早浸润了更多人情感的归宿和迷途。

位于巴西和阿根廷边界上的伊瓜苏瀑布，同东非维多利亚瀑布及美加的尼亚加拉瀑布并称为世界三大瀑布，它由近三百股大小瀑布和急流共同组成，总宽度四公里，为世界之最。被两个国家共同守护，巴西境内占有四分之一，瀑布的上游则在阿根廷一侧，彼此遥望，景致各有不同。

这个瀑布的奇妙之处正在于，巴西虽然只拥有四分之一，却可以在下游纵览全貌。不过两个小时左右的步行路程，几乎都将精华一览无余。最著名的“魔鬼咽喉”也在这里，顺着一座水面桥深入到最近处，好像稍一探头，就会被吸到另外一个世界中去。轰隆隆的水声震耳欲聋，水浪滔滔倾泻而下，在雾气的氤氲中，多数时候都能遇到一架触手可及的彩虹桥，恰好悬浮在水波中央，宛若梦境一般。此时的你早已忘记自己浑身湿透，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在如此不真实的画面中心跳加速。

就像人的感情，当你想拥有全部的时候，看到的反而是沧海一粟。跟巴西一面恰好相反，阿根廷虽然坐拥瀑布，却因处在上游永远无法看到全景。但庆幸的是这段旅程别有一番滋味，每经过一段瀑布群，就有截然不同的风景。河上流过富含铁质的岩层，让不同水流速度的地方呈现各有千秋的样貌，时而是稀薄的乳黄色，时而是倾倒而出的棕红色，配上崖壁上的植被，有种平静里的惬意。在阿根廷这一侧，倒是给了游人们很多时间去思考当下，在一段旅程过后做注脚。也问问自己，未来的生活是要奔流不息，还是娓娓道来？

无怪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评语中说，伊瓜苏瀑布，是世界上最大和最感人的瀑布。

来到南美的最南端，是一次超乎寻常的治愈之旅，因为只有走到世界尽头，才能惊觉人类哀伤和寂寞的渺小。也只有走到世界尽头，看到的希望才如此鲜活，继而有勇气说出：“为何不重新开始？”



▲传说中，在合恩角可看到世界上最美的日出



▶合恩角上的信天翁纪念碑（右方）



▶远望合恩角



▲南极圈冰川与南美，既遥远亦接近